

統

學統卷之四十上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孫奭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召奭講尚書賜五品服眞宗以爲諸王府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召問宰相王旦等對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對

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是歲天書復降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陛下宜側身修德以荅天譴豈宜下狥姦回遠勞民庶夫民神之主也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

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鬬下亡亂之迹如此由毋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畧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薦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

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撫遺羣璘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今野鵰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羣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

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六年又上疏曰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雖有罪巳之言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斥遠邪佞罷興土木無爲明皇不及之悔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出知密州居二年還左諫議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

曰昔漢文成五利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才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淸護國經寶劵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旣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未幾能果敗仁宗卽位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

帝施於講讀閣三請致仕不允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曰無死婦人之手訃聞帝悼甚贈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頮常掇五經切治道者爲經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爾雅釋文子瑜自有傳

孫復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
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
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廸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娶
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
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介既爲學官語人曰
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
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閣祗候說書楊
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
詩坐貶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佐州

縣擢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卒年六十六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

石介字守道兖州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以論赦書罷為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七十喪以易教授於

家魯人號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
衆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
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
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
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
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
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
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其畧曰衆賢之進
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

下賴誅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遑湌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旣明且斷惟皇帝之德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語官屬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契丹孥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冢

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苟召淵無異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乃免斲棺予弟黜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餧富弼韓琦共分俸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卽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後當爲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復石介三人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以

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嘗與之遊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除湖州教授是時方尚詞賦瑗則一新故習倡明正學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其科條纖悉畢具署其齋曰經義曰治事蓋一以明其體一以適其用云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

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尋爲太子中舍人
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
臣太常官議於秘閣遂典作樂事授光祿寺丞國子
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
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作以太常
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謚文昭詔賻其家學者稱爲
安定先生瑗在太學其徒甚衆學舍至不能容禮部
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
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

白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人才者以瑗爲首稱程伊川嘗稱之曰安定之門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爲政也何有若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劉彝諸子皆出其門云明嘉靖中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何涉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洪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登進士第范仲淹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畧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累官尚書司封員

外郎卒詔恤其家官其一子渋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遊者甚衆雖在軍中亦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秋青之徒皆橫經以聽有治道要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周堯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人天聖二年第進士積官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卒年五十二堯卿幼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

其意及母喪倚廬三年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爲孝感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爲人簡重不被慢已者必厚爲禮愧之居官祿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爲學不尚於傳注以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爲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其學春秋曰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劉絢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欽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笞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財一二絢力爭不得還其檄請易之官澥嘆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自結髮從程明道學篤信而固守之明道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

於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尚以例類質其父將終起手足自盥乘絕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也

李籲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卒籲與劉絢才氣志尚頗相同程伊川嘗稱二子可以大受及相繼早没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籲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

號四先生良佐初見明道明道語之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顙有泚其憤悱如此記問該贍明道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明道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後乃省悟伊川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

矜字爾伊川稱之曰是子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良佐晩與朱震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晁見及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該之盡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也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程伊川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明道與扶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爲太學

錄選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純仁移守潁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太學博士純仁能辭亦請外簽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酢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祀館編班困於征調所至騷然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早學於張載後見二程而卒業焉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初大臨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爲壻矣伊川云與叔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朱子曰與叔本是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貴剛若不剛終不能成

張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伊川伊川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譙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一日至汴、聞程伊川講道於洛棄其學而學焉常言曰學所以明心也禮所以行敬也明心則知性矣行敬則至誠矣孔門以博文約禮爲入道樞

要正在於此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隣饋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帝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定易學得之程伊川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

邵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伊川兄弟爲友伯溫入聞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爲再世交故學益博尤熟當世之務元祐中以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亦被黜移知河陽間道謁確於鄧謀造定策事恕出司馬光之門又與子康同登科第及是康父喪喪除詣闕恕約康會河陽伯溫止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

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必爲異日之悔既而恕果勸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寬如其請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至河陽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訕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不用伯溫言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召入防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教之伯溫既至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章惇嘗事雍及爲

相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洪當選吏部銓程伊川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猶薦之於朝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

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歷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求速仕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贈秘閣修撰初雍有言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

正倫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遊及當相乞行追錄始得贈焉鼎又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所著又有辨惑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等書

王當

王當字子思眉山人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

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發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爲學官不就京相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遂於經學易春秋皆爲之傳多得聖人之旨又有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喻樗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後徙嚴建炎末樗第進士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諷曰公

之事上當使啟沃多而施行少啟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樗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於是入奏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

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建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詆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中卒

洪興祖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登政和上舍第高宗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宐以藝祖爲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邱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歷擢知饒州嘗作程瑀論

謂解序言者希秦檜旨劾其怨望遂編管昭州李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與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於世

高閌

高閌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初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

長小事官屬猶得綸達令一切拘以文法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今則名爲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爲國子司業時與太學闕奏宜先經術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新學成闕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於是帝幸太學秦熹執經闕講易泰卦賜三品服闕少宗程氏學楊時爲

祭酒閎爲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閎時以閎爲首
稱由是知名除禮部侍郎帝因問張九成安否明日
復問秦檜檜疑閎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閎出知
筠州不赴卒有春秋集傳行於世

程大昌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中第進士獻十論言當
世事遷擢太學正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孝宗即位
遷著作佐郎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矯制
入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御

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賞居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不平也帝稱善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又除浙東提點刑獄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清江縣舊有二堰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秘閣修撰召為秘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果遷權

吏部尚書會行中外吏迭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謚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

林之奇字少穎侯官人從呂本中學紹興中第進士歷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

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
實負王何之責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
以為吾欲與之和空無憚於戰戰之所須不一而人
才為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麗士元所謂俊
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
東萊呂祖謙皆受學焉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
說論孟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林光朝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

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旣發明之後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年五十進士及第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是時張說再除籤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荊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宵遁孝宗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淳熙四年除中書舍人是

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覿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奉祠卒年六十五

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登紹興進士第再調永州零陵丞張浚謫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讀書之室

曰誠齋後知奉新縣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州萬里抗疏留栻又遺虞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洗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免喪召爲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其畧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今臣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凡有十願陛下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庶

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根本則人主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也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爲侍讀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晦庵及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遷秘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参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太子悚然翰林學士

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嘗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不悅以直秘閣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爲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攬權不知臣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會孝進孝宗聖政孝宗猶衡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歸除

秘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還已乃進秩予祠既而從其請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進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屬記南園以掖垣待之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之闔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事萬里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

無上動兵戕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落筆而逝萬里精於詩常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常為書誠齋二字謚文節

胡寅

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寅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進士甲科靖康初以薦除秘書省

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中連擢起居郎金人南侵時高宗在金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其畧曰自古中國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絕之後固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今日圖復中原之策莫大於罷絕和議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

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宦納賄則孰重於二聖反
復討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
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戡
大憝者孝弟之實也屈已求賢信用群策者求賢之
實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納
諫之實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
信者任將之實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
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遴選守刺久於
其官痛刈姦贓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君子小人

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減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謗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敗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至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仗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奉祠紹興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裕國强兵息民之策演

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四年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金人驚動陵寢戕壞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於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既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

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倘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寧德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父喪除適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雖告老猶

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夏劾寅貴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於世其集曰斐然學者稱爲致堂先生

胡宏

胡宏字仁仲安國季子也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

其父之學優遊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畧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試思方今之世事孰爲大乎孰爲急乎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爲天子瞽瞍以匹夫爲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瞍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欽二帝刧於讎敵遠適窮荒引領東望九年於此矣在廷之臣不能對揚

天心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於舜何如
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
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必持
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未
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
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
一諛佞何擢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臣竊傷陛下
威權之不在已也高閌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
其表作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

戚太上皇帝刼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胆宏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國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遊太學升堂嘆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

太平之典又爲之辭欺罔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於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學者稱爲五峯先生

胡寅

胡寅字和仲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祠部郎官寅以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寅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卒安國作春秋傳修纂檢討盡出寅手寅又著春秋通旨以羽

翼其書云

胡憲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從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旣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爾憲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累召累辭乃賜進士出

身授左廸功郎添差建州授教憲猶不屈太守魏矼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訓諸生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與師張宗元不合復請祠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召爲秘書正字既至疏言金人勢必敗盟元臣宿將惟

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為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者憲疏入即求去帝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歿屬子晦庵並受學晦庵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為久方憲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其不苟出而惜匪久於位云卒年七十七

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伊川遊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畊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特召詣闕勉之知不與秦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人號曰白水先生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於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俾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晦庵受學晦庵之得道自勉

之始卒年五十九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彥沖崇安人韐之仲子也以父任補官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就犯閩境子翬畫計備禦賊不敢犯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至是辭歸武夷山獨居一室危坐如是者凡十七年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而督教任珙卒有立與胡憲劉勉之交以講學為事朱松且死以子晦庵托子翬一日晦庵請益子翬曰吾以

未聞道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靜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汝尚勉哉又作蒙齋記作十論自堯舜以至孟子皆揭明其大旨云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

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與張栻朱晦庵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

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邇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

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晦庵嘗言學

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嘉熙初改謚忠亮景定初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廟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呂子

學統卷之四十上終

學統卷之四十下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晦庵名往師之晦庵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

先從元定質正焉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時韓侂冑禁僞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晦庵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晦庵並及元定元定曰化性起僞惡得無罪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晦庵與從遊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晦庵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

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必服謁拜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廸功郎謚文節元定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一過目輒解晦庵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晦庵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

訂啓蒙一書則屬起藁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元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晦庵爲之序及葬晦庵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見矣子淵沉並躬畊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自有傳

李燔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晦庵學晦庵告以曾子宏毅之語

燔退以宏名其齋而自儆焉旣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卽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晦庵晦庵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晦庵折衷諸生畏服晦庵歿學禁嚴燔率同列往會葬不少怵九江守薦召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寇作亂燔請自往駐兵萬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

馳辨士諭以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疇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漕司即弛禁改通判潭州眞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廬辟不復出矣乃以直秘閣奉祠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未嘗

高弟經術行義亞黃幹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熘心事有如秋月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錄其子熘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學者宗之與黃幹並稱云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頴異從朱晦

庵學博極群書嘗取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以爲
窮理之要晦庵嘉其篤志時行社倉法洽貸縣常平
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鄉人利之嘉定
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推排法
令以委洽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
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洽諭之曰官法以求勝
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者感悟盜聞之自
伏民有殺人賂其子焚之洽治其獄無狀俄夢有人
拜於庭示以傷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知永新

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又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用薦通判池州歲大旱禱弗應洽言於提點常平袁甫辨冤獄白守寬催科三日果大雨後從其請與祠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

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卒年七十七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畧等書

陳淳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淳遂盡棄其業及朱晦庵來守其鄉淳請受教晦庵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晦庵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語學者日盈天

地閒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須爲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强弱之證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

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廸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性端謹純篤初見朱晦庵語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寛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

推官守眞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眞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夭子閎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

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教化爲本薦除登聞鼓院[illegible]宗即位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荒殣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主祠祠秩而從其錮閣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晦庵守南康灝執弟子禮晦庵歿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云

薛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徽言之子也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伊川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孥而繫馬於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日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行保伍法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樞密使王炎薦於朝召爲大理寺主

薄爲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原猶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爲表廢田相原隰以戸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戸六百八十有五季宣還言於孝宗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

進言曰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倘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大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於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爲文章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傅良皆師事之及入太學與張栻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登進士甲科歷太學録出通判福州爲勢家所中罷歸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歷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鬢鬚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而於太祖

開創本原尤爲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
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
祖約束一切紛更之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
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
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
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
則豪奪於民而民困極矣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
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
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

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由帝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百官力諫不聽方召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疏請過宮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

屏皇后挽帝回傳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傳良哭於庭后益怒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晦庵與外祠傳良不書行乃與晦庵州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顧行出奉祠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於家年六十七謚文節有詩解詁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於世

葉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歷太學博士因輪對奏曰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眞難眞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爾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爲奇謀秘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

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讎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與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會朱晦庵爲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

罪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疏入不報光宗嗣位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及孝宗不豫群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能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

得御批有退閑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庸坐視乎必勝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適白汝愚遣侂胄奏太皇太后遂立嘉王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

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寗宗曰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邱崈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父喪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

者與陛下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彊非有難也果遷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尋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適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無何侂胄誅中丞雷孝

友劾適附佗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謚忠定

蔡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於太學幼學從之遊月書上祭酒芮煜及呂祖謙連遜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畧曰

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嘿容身不能持正蓋指允文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宏為相衛青用事宏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為姑元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恐與同列曾不羞恥披其罪名宜在公孫宏上蓋指說也帝覽之不懌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歷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

重華宮幼學上封事不報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寛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不悦旣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屛居建陽幼學每事諮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黄州改提點

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劾侂冑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冑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罷黜尤衆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溫醇雅厚號爲得體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羿除知臨安府幼學言師羿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羿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

民因言錢幣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卒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於時而中年述作亦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性情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一語不妄發及論義理縱橫闔闢雖辨士不能及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歷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劉愚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弱冠入太學有聲上舍釋褐第

一調江陵府教授移安鄉縣令有惠政諸司交薦敭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鄉人丞相余端禮與愚有舊且召堂審竟捨去結廬城南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論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卒門人謚曰靖君妻徐氏甘貧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愚出書以示束修得也乃已子克有詩名

魏掞之

魏掞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陽人師胡憲與朱晦庵遊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浙𨑳鼎謫

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
蒙之掩取鼎故舊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蒙
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且以告檜挾之以書責
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榜以艮齋人稱曰艮齋先生
乾道中以遺逸召力辭宰相陳俊卿閩人雅知挾之
招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
身守太學錄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二程兄弟
列祀典不報復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
次則通習世務不可專取空言又不報遂丏去會綸

就秩滿還掞之累疏諫移疾杜門遺書責俊卿不能捄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倉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掞之始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病革召朱晦庵至委以後事卒年五十八贈直秘閣晦庵平日趣向頗同乾道中晦庵亦被召將行問掞之去國乃止

李心傳

李心傳字微之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

第絶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召赴闕爲工部侍郎言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饑饉史不絶書顧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不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

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八所著有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舊聞證誤高宗繫年錄朝野雜記道命錄西陲泰定錄辨南遷錄又有詩文一百卷

李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心傳之弟也稍長讀河南程氏書慨索義理至忘寢食寧宗時登進士第歷蓬州教授吳曦反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

職丞詔進官三等累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入者之中復以人才爲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願下明詔崇尚正學遷著作郎時薛極等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外知眞州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即按部劾貪縱釋濫繫弛

負錢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讎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眞德秀賑饑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全活甚衆擢宣州守行朱晦庵社倉法諸郡翕然應命胡榘爲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趣入對言無所諱除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李楠覘當路諷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道卒年四十八詔特轉一官致仕謚文節道傳篤於踐履氣節卓然卧榻屏

間大書嗚呼哉斷四字其滇獨如此

程迥

程迥字可久寍陵人後徙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知上饒縣巳而奉祠寓番陽之蕭寺迥居官寬而明簡而信猾吏姦民皆感激悛悔褒表隱德潛善無間幽明聽决獄訟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爲苟止迥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

諸論辨戶口田制貢賦書荒道振濟錄等書卒官朝奉郎朱瑀菴以書告迴子絅日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絅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筦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歷調萬安縣丞帥龔茂良以抹荒

貢跡聞於朝又偕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賛
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將
郎將薦子矣其以關閱來清之貽之書謂贏資皆州
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
薦者兩有旌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請吏部銓得
知宜黃縣茂良入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於孝
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又言用
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改
太常寺主簿服除通判鄂州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

先是郡飾廚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吾致折傀清之歎曰此何時也吾惟求無負於吾民足矣嘗作論民書一編簡而易從每因月講設酒肴宴諸生相與論學遠近來者築精舍居之建閱武場按繼名關悉革隱占之弊剏朱陵道院以祠先代節義名臣及本朝大儒部使者惡其不能媚己諷臺臣論其勞民用財遂予祠歸築室授徒廷臣多薦之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及問必大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

息巳徵云無慮可澄遂卒清之自舉進士有志義理之學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等書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浦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登進士第歷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名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開邊了翁上言宜急於內修姑逭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改秘書省正字明年遷校

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明年佤旨詠朝廷收名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又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禮耆耆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蟇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

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論題之如其請歷知潼川府十五年被名入對疏五事又論郡邑强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帝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闕故等事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秘書監尋爲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

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言無所忌避時相始不樂矣寍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帝有朕心終久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盡即而求之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

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帝請厚倫紀以弭人言復應詔言事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胡夢昱竄嶺表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倡爲異論將擊之史彌遠外示優容改權尚書工部侍郎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降三官靖州居住紹定四年復職奉祠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彌遠死帝親庶政進文華閣待制遂應

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帝困民望與眞德秀並名以爲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皆切帝躬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帝悉嘉納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會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帝

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
押同二府奏事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
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
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於關外開幕
府江州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名爲簽書樞密院事赴
闕奏事時以疾力辭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
知潭州復力辭詔予祠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
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乞骸骨不允
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

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贈太師謚文靖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經史雜抄等書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受業於朱晦庵登乾道進士第知莆田縣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懟服累官知潯州有聲遷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

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還其書不敢封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時盜陷桂陽迫韶德明遣將馳擊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賞罰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聖賢心學手植三栢於學潯士愛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文公家禮及程氏諸書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

學之要曰某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
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於世

何基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師事黄榦告以必有眞實心地
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
淵源之懿來學者衆王柏宏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
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
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
十八卷景定五年以薦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

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王柏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父朝奉郎瀚俱得伊洛之學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

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以何基常從黃榦得考亭之傳卽往從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者德皆執弟子禮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

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
莫匪自然又曰洪範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
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
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
於夫子之手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
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
之詩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
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
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

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曾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等書

葉味道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師事朱晦庵試禮部第一時禁僞學味道對策率本程伊川無所避知舉胡紘曰此必僞徒也黜之味道復從晦

庵於武夷山中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
問晦庵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味道聞差主管三
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
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
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
說書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
狀以爲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勳黃巢
之禍立見是先揺其本無益於外也遷秘書著作佐
郎而卒帝出內帑賻其喪升一官任其後故事未有

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

黃震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爲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

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僇之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改提點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譏者言劾震去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

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其卒也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愚按魯鄒之後有洛閩蓋斯道昌明一大運會也

二三眞儒崛起爲倡學者幸生其際或及門或私淑彬彬焉質有其文何莫非聖賢之徒也與雖其時若永康若金谿非不顯然標幟與爲角立而正氣常伸卒莫之能勝薪傳一脉久而彌光嗚乎盛哉然道學盛於宋而宋莫竟於用甚且有厲禁焉使斯世斯民不幸不得再見唐虞三代之隆是誰之咎也爲之三嘆

學統卷之四十下終